

842152

0318

2603:1

● 吴文泮 著

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跋涉者的足迹



BASHEZHEDEZUJI

BASHEZHEDEZUJI BASHEZHEDEZUJI

跋涉者的足迹

吴文泮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7年·沈阳

跋涉者的足迹
Bashezhe De Zuji
吴文泮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字数:223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0 3/4 插页:8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800

责任编辑:唐纪 责任校对:文川
封面设计:成朝霞

ISBN 7-5313-0074-5/I·71

统一书号: 10158·1167 定价: 2.00元



作者小传

吴文泮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县一个农民家庭。幼年家境贫困，读书甚少。十四岁就跟着父亲一边种地，一边用笨重的木机织绸、织布。后到丹东市定居。先后当过工人、宣传干部、新闻记者。一九七八年调入丹东市文联工作。一九六〇年开始业余写作，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和剧本多种。近年来，侧重于报告文学创作。一九八三年出版长篇传记文学《沧桑赤子》。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现任丹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目 录

冰火·死神·英雄.....	1
峨嵋奇观.....	20
屈辱的岁月.....	30
绿 剑.....	47
西洋归来.....	88
“神虫”之谜的探索者.....	106
一个实习生的自述.....	131
万元户与“三腿牛”.....	139
深山秋蚕.....	163
跋涉者的足迹.....	169
宝 地.....	195
奋飞的“出头鸟”.....	200
花 迷.....	226
马龙腾飞.....	233
激流勇进.....	272
后 记.....	342

冰火·死神·英雄

冰与火历来是不相容的。然而，这里的冰与火却结成了同盟，向人们发威，向人们挑战。

—

1986年12月3日。

凌晨，辽河入海口适逢大潮，汹涌的潮水推涌着一米多厚的冰排，象野马奔驰冲进了双台河。这冰排，大的如同篮球场，小的则似桌子面，有的堆叠而起，有的在水中游撞，你挤我压，发出了“咔嚓咔嚓”的撞击声。兴隆台采油厂位于双台河中的一口油井遭到了严重冲击。保护油井的八根碗口粗的钢铁护桩被撞倒了，粗壮的采油树被撞歪了，出油管猛然断裂，憋在地下高达一百四十多个大气压的天然气呼啸而出，直喷云天。尖厉的吼叫声，如同飞机引擎，震耳欲聋。强烈井喷发生了。

巨大的天然气流裹挟的沙粒，不断撞击在倾斜的采油树上，一束火星闪过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油气燃着了，大火冲天而起，烈焰蹿起三十多米高，天空烧红了，河面烧红

了。

这是一口正值兴旺时期的高压油气井，日产轻质油三十吨，天然气七十万方。此井原在双台河东岸，距河二百多米，由于洪水连年冲刷，河心渐渐改道，去年特大洪水过后，一下子移入河中三十多米。采油树下虽然用高标号水泥灌注，也难以抵御这巨大冰排的撞击。一旦冰排把采油树闸门下的管子撞坏，井喷就完全失去控制了。河水、海域和大地将遭到严重污染，地下的油气层将受到毁灭性的破坏。

宝贵的油气在燃烧。

世界第二大苇塘尚未收割的八十多万亩芦苇面临巨大威胁。

大火震动了整个辽河油田。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火场。油田的党委书记和局长们来了，兴隆台采油厂的领导干部们来了，关注这场井喷大火的人们来了。

天然气流的吼叫，盖过了一切音响，震得人们耳膜欲碎，只好用棉球和纸团将耳朵塞住。高达一千度的火温，烤得岸上的人脸部疼痛难忍，不得不转过身来背向火源。岸边的枯草烤焦了，冻土烤软了，离井口四十米外停着一台重型吊车，迎面的油漆被烤黑了，挡风玻璃被烤得卷曲脱落。好厉害的大火啊！

以副局长崔仁义、副总工程师辛一平为总指挥的抢险指挥部立即组成。当场做出决定：

通知家属立即割苇，不能让一根芦苇受损失！

组织灭火，不能让国家急需的油气白白燃掉！

上午十一时，局消防队的黄河消防车赶到火场，强大的

水柱喷向火源，不但没把火势减弱，倒象给它助了威风。

当天夜里，河中架起一座吊桥，六支水枪象卡丘莎大炮射向火源。然而，高压水枪根本抵挡不住来自地层一百四十个大气压力，水柱遇火，瞬间被喷上天空，化做团团水雾，转眼即逝。大火却没伤着半根毫毛。

第二天上午，一台从联邦德国进口的干粉灭火车从辽阳石油化纤公司赶来了。这是全省唯一的进口灭火设备。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。然而，面对井喷大火，这个现代化的洋玩艺儿也无能为力地败下阵来。烈火仍在熊熊燃烧。

三次灭火，屡战屡败。油井在怒吼，大火在燃烧。人们的心也在燃烧。副局长崔仁义焦灼不安。现代化灭火设备都不管用，还有什么好办法呢？大火多烧一天，国家就损失五六万元。苏联有口高压油气井也曾发生过井喷大火，一直烧了十几年。难道我们能眼睁睁让大火继续燃烧下去吗？……

五日早晨，抢险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。局党委做出决定，挑选党员干部组成抢险队，下河强关闸门。

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。其险情不亚于战场上的尖刀排和敢死队。死神已在那里开门等待。上去的是活人，下来的可能是一堆尸骨。十几米深的冰水能把抢险队员无情地卷入茫茫渤海；那些能把粗大的钢铁护桩击倒的冰排，随时能把抢险队员冲撞得骨折筋断、死于河底；井口近千度的烈火，随时能将靠近井口的人烤焦。就是有幸闯过这三关，在关闭井口闸门的一刹那，由于大气瞬间憋压，采油树就有爆炸的可能，其爆炸力相当于一颗重型炸弹，能把人炸得血肉

横飞。

谁敢去冒这个大险？

二

会议刚散，一个戴眼镜的矮个中年人就缠住崔仁义和兴隆台采油厂厂长李耀广，要求下水强关闸门。他叫张子文，兴隆台采油厂技术科副科长。这位知识分子，1968年毕业于大庆石油学校，参加过大庆、胜利和辽河的石油会战，他亲眼看见和亲自参加多次井喷抢险。为了保护油井、保护国家能源，为了战友的安危，许多石油前辈同死亡进行了勇敢的搏斗。这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，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他。1982年，他在一个采油队当队长时，马10井在作业中发生了井喷。由于卸不掉悬挂器上的提升短节，致使井口不能抢关，井喷怎么也制服不了。那天他正在队里值班，听到消息后，连衣服没换就赶到现场，顶着疯狂喷射的高压油气流，冒着提升短节瞬间脱扣被砸死砸伤的危险，机智地制服了井喷。可是，那些井喷都是发生在地面上，人员和设备可以靠近井口。而这次强烈井喷是发生在水深十几米的冰河里，和过去任何一次井喷都不一样。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。他掂量再三，觉得在场的人员中，只有自己具备条件。他认为，抢险既要有不怕死的勇气，又要讲科学态度。论对敌情的了解，他有洪水期间对这口井几次改变生产条件的经历；论水性，他曾三次横渡黄河；论技术能力，他有处理一般生产疑难问题的经验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：作为技术科负责人，面对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关键时刻，决不能瘫子打围坐着

喊；作为党员，义不容辞，责无旁贷。他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。活着回来，就继续为国家尽职尽责，如果不能活着回来，还可以为后人留点经验教训。

崔仁义和李耀广听了他陈述的理由，毅然批准了他的请求。

三

六日早晨，兴隆台采油厂第二大队召开紧急会议。大队长兼教导员边儒芳在火场坚持了三天三夜，两眼布满了血丝，嗓子都哑了，他看看十几名采油队长和大队机关各组负责人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今天把大家请来，只解决一件事，就是选几个人下水关闸门。这意义和危险性我不说了，大家比我清楚，现在各位就提名吧。”

室内瞬间静默。

年轻的九队队长赵钢腾地站起来说：“这事我们队让谁上谁都能上，事情明摆着，谁上谁危险。别的没啥可说，就是我了。”

“我去！”十六队队长王长琦抢过去说。

“我去！”维修队副队长张广福毫不相让。

“我去！我去！”

……

到会的十几名队长和大队机关各组负责人都在争着呼喊起来。

他们争的不是奖金，不是名利，不是好房子，而是死亡的抉择。此去有成功的可能，也有失败、死亡的危险。

边儒芳眼睛湿润了，喉头哽咽的象塞了东西。他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他们都是党员。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在最前列，这说明共产党员是无所畏惧的。五十出头的边儒芳，开会前曾向局领导请求亲自下水关闸门，领导考虑到他年龄大、身体不好，没有批准他。现在，他话一出口，党员干部齐刷刷地站出来了，他怎么能不激动？他控制着泪水，目光朝人们扫视了一下，庄重地说：“现在我宣布，鞠宝顺、赵钢、王长琦、张广福四位同志下水。”

人们不约而同地向点到名的人投去敬佩的目光。可是，鞠宝顺根本就没在场。他到哪去了？

四

会议室隔壁的办公室里，坐着一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，他就是十五队队长鞠宝顺。他一边大口抽烟，一边思考如何下水关闸门。下水关闸门，是他自己批准自己的。发生井喷的当天，他在火场就对副局长崔仁义说：“这口井是我们队的，让我这当队长的下水关闸门吧。”

副队长刘铁生和双五站站长尤德生一听他要下水关闸，忙劝阻说：“下水关闸太危险，还是我们去吧。”

“什么，你们去？”鞠宝顺急了，“我是队长，这种冒险的事还轮不到你们，假如我完不成任务，死在火场，你们再上也不晚。”他成了第一个被批准下水的人。

面临生死关头，鞠宝顺心里并不轻松。昨天，他一个人坐在一辆吉普车里，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着，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又一个念头。在生死难测之际，他自然想到了家，想到了亲人。他

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有一个贤惠的妻子，两人原来在一个站上当采油工，她比他早两年参加工作，也算是他的师傅。长期同班共事，彼此产生了感情，她爱他耿直厚道，他爱她勤劳善良。婚后，他大部分节日都是在生产岗位上度过的。在建站最紧张的时候，他几天几夜不离现场，饿了啃几口饼干，困了就在背风处打个盹，他先后到三个后进站当站长，把三个站都变成了先进站，连续多年被评为局和厂的先进工作者。1984年又到十五队当了队长。这个队有四十口油井，分布在双台河几十公里长的河岸上，周围全是茫茫芦苇荡，他整天吃在队上，住在队上，家里的一切都扔给了妻子。妻子从来没有怨言，她承担了养育孩子和繁重的家务劳动，默默地支持他的工作。他所做的成绩，都饱含着她的心血和汗水，这成绩也有她的一半啊！每想到这些，他心里就感到内疚，觉得欠了妻子一笔帐。可是，当看到三次灭火都无济于事时，他有点急眼了。油井是我们队的，能眼瞅着让大火继续燃烧、国家财产受损失吗？他心一横，豁出去了，为了抢救国家财产，就是抛下老婆孩子也值得！

昨天晚上，他要到局里参加抢险紧急会议，兜里的烟全抽光了，原想回家拿几盒烟就走，他怕妻子问起下水关闸的事，经受不住感情的折磨。可是开开门一看，妻子坐在床边低头哭泣，眼睛哭的象个红铃铛。他一下子明白了。强压着感情，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：“你都知道了？情况没那么严重，我死不了，一定能活着回来，快去给我拿两盒烟，我要去开会。”

这一劝不要紧，她哭的更厉害了。六岁的儿子也扑过

来，抱住他的大腿，边哭边问：“爸爸，你怎么老不回家？明天回来吗？”

他被问住了。明天可能就要下水关闸门，这一去能不能回来，谁心中也没有底。他望望屋里的彩电、冰箱、收录机，再望望妻子和儿子，平静的心被搅乱了。他抱起儿子，把脸紧紧贴在孩子脸蛋上，心里象开了锅，孩子太小了，虽然还不懂事，哭声却撕裂着他的心。他一边给孩子擦眼泪，一边哄孩子：“别哭，别哭，爸爸去开会，明天让妈妈带你回姥姥家。”说着，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。此刻，他的心几乎要碎了。眼看就要出征了，老婆哭，孩子叫，怎么让人受得了？他望着妻子挂满泪痕的面孔，心里想：如果自己真的回不来，给她的打击太大了。不如让她暂时离开这里，到鞍山娘家住几天，这样她对抢险也许更好些。他对妻子说：“你爸十号过生日，明天你就提前回去吧，也替我向爸爸敬上一杯酒。”

妻子流着泪把两盒烟塞进他衣兜里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。

他不能在家呆时间长了，那样一切防线将会被儿女情长击垮。他亲了亲孩子，安慰了妻子几句，就急忙离开了家。

抢险紧急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一点。天一亮，他堵到一辆汽车，又把小姨子找来陪着姐姐，硬把他们推上了汽车。妻子既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哭叫，温顺地听从了他的安排。不是妻子愿意这样做，也不是她没有感情，她是怕分他的心啊！

妻子和儿子走后，他心情顿时轻松了，坦然了。因为他早已被确定为抢险队员，就没有参加大队的动员会。但隔壁

会议室的情况他却听的清清楚楚。他为同志们高兴，有这样的党员干部，还怕制服不了井喷。

五

晚上，大队为抢险队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。这是出征前的饯行酒。开始，谁也端不起杯来，都坐着不声不响地抽烟。大队长边儒芳见大伙都沉闷着，便端起酒杯，声音颤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明天你们就要出征了，我代表党总支向你们敬一杯酒，祝你们旗开得胜！”

沉闷一下子打破了。赵钢举起杯风趣地说：“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雄赳赳，我们喝下大队长一杯酒，敢去扯着阎王爷的鼻子打‘提溜’。喝！”

大家举杯一饮而尽。

鞠宝顺又斟满了一杯说：“今晚咱们放开喝，喝个痛快，不醉为原则，谁要熊不喝谁是孬种，就说明他害怕死。”

一席话，把大家的情绪激起来了。这些在党旗下举过拳头的人，谁愿背个怕死鬼的名？怕死不报名，报名的都不怕死。酒桌上顿时充满了热烈气氛。笑声朗朗，酒杯叮当，他们好象不是要去同死神打交道，而是在为吉庆祝贺。越喝酒兴越浓，几乎到了狂饮的地步。有的是用酒壮胆，有的是用酒祛邪念。这可能是胜利的庆功酒，也可能是最后的诀别酒。他们不是木头人，谁都有妻室儿女，谁都有儿女情长。但在国家和个人利益面前，他们知道哪头的分量轻重。大家互相鼓励，浑身热血沸腾。为预祝胜利，大家干了最后

一杯酒。

六

火场指挥车内，油田筑路公司船运中队的几个人正在你争我夺，要求驾船抢险。四日下午，他们在营口接到抢险命令后，中队长张福生和一〇五号登陆艇船长张敬合立即组织人，把拖上陆地进行检修的救生艇装好，连夜运到井喷现场，做好了出航准备。抢险总指挥部决定出两名船员参加抢险。可他们九个人都争着要去，简直到了互不相让的地步。中队长张福生是个急性子，他亮着大嗓门说：“我五十一了，年龄最大，又是队长，这个船就得我来开。为什么呢？我三个孩子都大了，即使是出了危险，身后没啥牵挂的。这事不能让小青年去，你们的日子还长着呢！”

船长张敬合接过去说：“张队长说的对，我的孩子也大了。我四十一，你五十一，咱俩就是死在双台河，你还比我便宜十年呢？就豁上咱俩造吧。”

这两人都是老海军，近几年多次参加抗洪抢险，在洪水中救过许多乡亲们的生命。张福生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两次荣立二等功。张敬合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三次荣立三等功。局领导决定由他们两人同兴隆台采油厂的五名同志组成抢险队。张福生负责驾船，张敬合负责搭勾定位。

当天晚上，总指挥部命令参加抢险队的同志撤离火场，回家好好休息一夜（也有同家人团聚的意思），准备明天下水关闸。

张敬合回到家里，吃完饭便躺在床上想心事，参加抢险队的事，没向妻子吐露半个字。他怕女人罗嗦影响自己的情绪。但心里却象翻江倒海，一宿也没睡好觉。第二天早晨，他特意找出妻子常穿的一双翻毛劳保鞋，背着她悄悄地穿在脚上，痛楚顿时涌上心头。这时候，妻子从柜子里拿出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皮鞋，往他眼前一放，说：“穿上吧。”他一愣神儿，预感到她已经知道了。刚想对她说明，外边传来汽车喇叭声，接他的汽车到了。他再也控制不住了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。他没来得及穿那套新衣服和新皮鞋，连饭也没吃，就登上了汽车。透过车窗一看，妻子手托着几个热气腾腾的包子，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心里好生后悔，分别前连情况都没跟她讲清楚。又一想，已经把她的鞋穿在脚上了，算是临别纪念，这也满够意思了。

张福生昨夜也半宿没睡着觉。他觉得，这么大的事不告诉老伴实在过意不去。老夫妻这么多年，他已经摸透了她的秉性。即使说了她也不会扯后腿。于是，他就把抢险任务的重要性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如实对老伴讲了。老伴含着眼泪说：“你是在党的人，又是个不大不小的头，咱不去谁去？要是顺顺当当地完成了任务，再忙也得给我捎个信，免得我惦记。”

今天一早，老伴把他送走后，到农场找到几个要好的姐妹说：“今个我往粮库运粮，要是我老头单位来人或是捎信找我，你们想着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这就是一个石油工人家属的胸怀！

七

七日，是七勇与冰火和死神决战的日子。抢险总指挥部决定，由张子文担任抢险船上的指挥员。

昨天晚上，他一回到家，刚满三周岁的女儿就扑到怀里撒娇。妻子是位小学教师，已习惯了他昼夜在外工作的性质，几天不回来也不去过多地打听。只是让他吃的好些，休息的好些。吃饭时，他有说有笑，抢险的事却瞒着妻子。从妻子的情绪中可以看出，她根本不知道内情。他极力使自己镇静自若，不露半点不快的神色。自己是抢险船上的指挥员，一个人情绪会影响所有抢险队员。所以，必须高度控制自己的感情。但是，他终归不是木头人。他爱自己的家庭，爱自己的妻子女儿。夜里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妻子、女儿、大火不断地在脑海里闪现。早晨起来，他望着甜睡的女儿，默默地想：今天就要下水关闸门了，能不能再见到女儿，女儿能不能再见到爸爸，都无法预料。他找出女儿的照片，夹在工作证里，揣在贴心的内衣兜里。此时此刻，他才意识到，石油工人由于繁忙的工作性质，给予家庭、给予妻子和儿女的时间太少了，而得到的是更多的理解和支持。他从心里感到内疚。他觉得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什么也没有父母、妻子和儿女宝贵。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最宝贵的是信念。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，应该为实现自己的信念而舍弃一切。况且，下水的目标是胜利，而不是失败。一想到这些，他的心就平静了。

现在，他感到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压力。他不是害怕，必要时他可以拼个鱼死网破。他担心的是：领导精心制定的抢